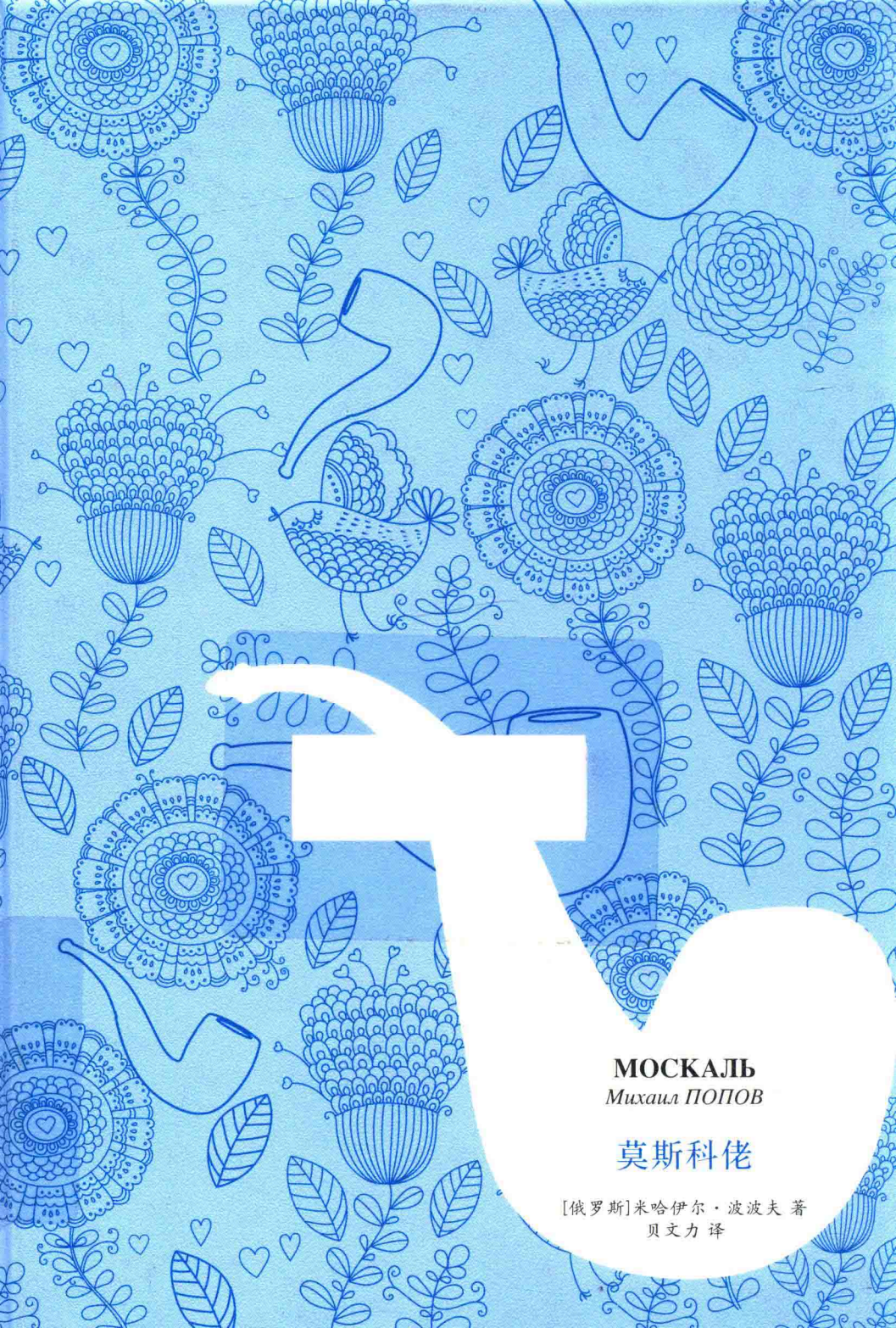




МОСКАЛЬ

Михаил ПОПОВ

莫斯科佬

[俄罗斯]米哈伊尔·波波夫 著
贝文力 译

莫斯科佬

[俄罗斯]米哈伊尔·波波夫 著
贝文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斯科佬/(俄罗斯)波波夫著;贝文力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75-4451-2

I. ①莫… II. ①波…②贝…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5556 号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909 号

莫斯科佬

著 者 [俄罗斯]米哈伊尔·波波夫
译 者 贝文力
策划编辑 龚海燕 夏海涵
责任编辑 夏海涵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4.2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451-2/I·1478
定 价 78.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С большим волнением я предлагаю на суд китайского читателя сво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Очень хочется, чтобы они были поняты адекватно. Поэтому 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х слов по поводу всех трех сочинений.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м лично для меня является самое маленькое по объему — повесть «Идея». Я рос без отца, и поэтому моя мама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часть жизни была для меня самым глав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занимавшим середину моего личного космоса. Как часто бывает, после ухода близ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что ты, разговаривая с ним каждый день, так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с ним и не поговорил. Эта повесть попытка продолжить диалог, попытка попросить прощения у мамы за то, что я для нее не сделал, за то, что я не до конца ее понял.

Теперь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романе «Москаль».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я родился на Украине, и отец мой украинец, но вырос я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и не мыслю сво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вне ее. Но Украину я люблю, и сочувствую ей, огорчен ее нынешними бедами и неудачами. Роман писался в то время, когда все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на «майдане» в Киеве еще были впереди, но проблемы сложного рус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диалога уж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и в них надо было разбираться. Это книга о том, что трагед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между братскими народами проходит через сердце

очень многих людей, причиняя большую боль.



Роман «Огненная обезьяна» (китайское название книги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э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не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Новое время привносит в мир все новых глобальных демонов, которые роковым иногда образом влияют на жизнь вс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мера можно привести самое очевидное — глобальные компьютерные сети, виртуальны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ытается править миром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демон, важно не то,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важно как это показали по телевизору. Рассказ о событии важнее самого события.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грязли в этих стихиях, и не знаем до конца, в какой степени они несут благо, а какой степени они опасны.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одним из таких глобальных демонов стал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спорт, 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футбол. Возможно, в Китае степень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и в стихию футбола не так велика, как в западном мире. Там это, вне всякого сомнения, явле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асштаба. Для сотен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победа любимой команды важнее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детей. Некоторые мыслители высказываются даже так на этот счет: футбол — это малая укрощенная война. Футбольное поле —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где в условной форме разыгрывается мир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Я попытался изобразить один такой розыгрыш.

Надеюсь, эт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помогут читателям в понимани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Михаил Попов.

序

我怀着极大的忐忑不安将我的作品交给中国读者来评判。十分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完全读懂我的作品。因此我想为我的三本书写几句前言。

对我个人而言，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即是篇幅最小的一部作品——中篇小说《伊杰娅》。我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因此我的妈妈是我绝大部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占据着我个人世界的中心位置。往往在亲近的人离开之后才发现，原来你每天都在和他说话，但却从来没有和他真正交流过。这部中篇小说是一种尝试，尝试着继续我们的对话，也尝试着请求妈妈原谅，原谅我对她未做的一切，原谅我没能彻底地理解她。

现在说说长篇小说《莫斯科佬》。事实上，我出生于乌克兰，我父亲也是乌克兰人，不过我在俄罗斯文化环境中长大，并且没有考虑过不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但我热爱乌克兰，也痛心于乌克兰，为她现在所受的苦难与不幸而难过。当基辅“秘密赌场”种种戏剧性事件还未上演时，沉重的俄—乌对话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应当理清这些问题的头绪。这是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本书讲的是由兄弟民族之间的冲突引发的悲剧刺痛很多人的心、带来很大伤痛的故事。

长篇小说《火红色的猴子》(这本书的中文题目我很喜欢)不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新的时代为世界一并带来了全新的全球化恶魔的全部



因素,这些因素有时注定会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产生影响。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全球互联网、虚拟空间。就连信息恶魔也企图统治世界,重要的不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而是电视如何进行报道。对事件的叙述比事件本身更重要。我们深深地受这些盲目而强烈的情绪所左右,并不完全知晓这些情绪将带给我们多少好处,又带来多大危险。我认为,现代体育,尤其是足球就是这些全球化恶魔之一。大概,中国对足球的狂热程度不如西方世界。在西方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信仰。对于千百万人而言,自己喜爱的球队的获胜比孩子们的安康福祉还重要。一些思想家甚至这样评论:足球——这是一场被平息下来的小型战争。足球场——是按照事先定好的规则来上演被和解的故事的空间。我试图描写这样一场演出。

希望这几段话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三部作品。

米哈伊尔·波波夫

(李宏梅 译)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Михаил Попов_001

序_米哈伊尔·波波夫_001

莫斯科佬_001

译后记_贝文力_434

我们的世界,当然,是由某一个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想出来的,
但他不像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①那样有才华。

——格奥尔基·伊万诺夫

永远不要说谎,应该编写真相。

——喀布尔-沙赫

① 俄罗斯大作家,《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和父称。——译注

向下四个台阶。房门顺从地悄然打开。半地下室，拱形的天花板。烟抽得屋内青雾缭绕。小酒馆里那种令人讨厌的声音嗡嗡作响。右边有个柜台。一个身穿白色围兜的男人面带微笑，在擦拭着啤酒杯。尽管他在微笑，但看得出，他并不欢迎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我和牵着我手的父亲。“军官老爷要点什么？”“你知道的！”父亲回答。他今天穿得很奇怪，连我都有点为他感到难为情。马裤，擦得锃光瓦亮的铬鞣革皮靴，光膀子吊着背带，头上是考究的大檐帽。我父亲个子不高，干瘦，但身上肌肉发达，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酒馆老板在父亲面前放上一只带棱的小玻璃杯，并从方瓶里往杯子中倒进伏特加。这时从后面的一片嘈杂声中清晰地传来了一个很无耻的声音：“这是什么帽子啊，帽子下面会是什么呀？”立刻响起一声胆怯的、快速的回答：“犄角！”^①随后便是众人的笑声。

父亲慢慢地喝着伏特加，拿酒杯的手翘着小指。酒馆老板殷勤地递上一块糖果，它放在已经打开的包装纸上，父亲咬掉一半。他望着我，我看见，他已醉眼惺忪。但显然不是因为喝了伏特加。他转身朝向大厅，我们的前面是一张长桌。桌子的一端朝向我们，左右两边都有人俯身坐着，他们的头都很大，发型奇特。头顶和前额上都有蓬松浓密的

① 在俄语里，头上长犄角有“戴绿帽子”的意思。——译注

头发，鬓角光秃秃的。坐着的人虎背熊腰，穿着在我看来是老古董的衣服。长袍，短袄，天知道是些什么。那些人嚼着食物，从鼻子里发出呼哧声，沉默不语。甚至没人抬下眼皮。

“谁说的，站起来！”

大家默不作声。那个发出无耻声音的人、那个喊“犄角！”的人、所有刚才哄笑的人，都默不作声。

父亲轻蔑地把带糖味的唾沫吐到桌脚下，对着整个青烟缭绕的地下室，大声说道：“人渣！”

于是那两排坐着的人动了起来。一下有三个人站起身。用握成拳头的手重重地、威胁性地揉搓着大胡子。其余的人，发出像打鼾一样的低沉的声音，同时用眼睛死死盯着我和父亲。

架打得没劲。强悍的乌克兰人没有想到一起上阵，而是一个接着一个靠近父亲，间隔几秒钟，而这对于父亲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的动作要比他们快三倍，瞬间给他们致命的打击，仿佛手里有两把锤子似的，但头上的帽子却纹丝不动。那些穿着短袄的老爷们，横七竖八地躺倒在柜台脚边，可怜地呻吟着：“军官老爷！军官老爷！”父亲喝第二杯伏特加，比喝第一杯时更慢，他牵起我的手，我们走出那个地方。那些台阶——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不知怎的没有了，我另一只手拿着棒棒糖。是谁塞给我的？我试图把它甩掉，但糖粘在我的手指上，无论如何甩不掉。

乌克兰

1

房间里很暗。从拉上的窗帘的缝隙间透进来的那道白色光线也没能提高一点亮度。角落里有一张宽大的床，从发出的声响判断，上面睡着的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屋子的中间，站着三个人，穿着湿风衣。靠近窗户那人的肩部映出微弱的光亮。他们刚进屋。他们的眼睛正在慢慢地适应黑暗。看不见睡觉的人：他身上盖着厚被子，像座小山一样。

“季尔·谢尔盖耶维奇！”站在中间的那人犹豫地问道，“季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睡着？”

被子动了一下，从那些褶皱里露出一只看不见的鼻子。就像大山里出现了一只小老鼠。躺着的人觉得湿淋淋的客人像是三团奇怪的来势汹汹的阴影。他们带来的潮气，盖过了此前弥漫在房间里的酒精味。季尔·谢尔盖耶维奇吞咽了一下，但没有口水。

“雷巴克，开灯。”

黑风衣中的一个走到靠床的桌边，用戴着皮手套的手在上面摸索了一阵，打开了一盏有着喇叭形灯罩的低矮台灯，照出了猜测中的景象：带有醉酒狂欢痕迹的宾馆客房。

“喝水。”季尔·谢尔盖耶维奇说道。依然是那个雷巴克，长着圆脑袋的大汉，动作缓慢地开始拿起一个个在桌上躺着和立着的瓶子。都是空的。于是他走到卫生间，倒来了一杯自来水。

“要啤酒。”被子里的人表示反对。



“不，季尔·谢尔盖耶维奇，”三个风衣中领头的那个反对，“啤酒一会儿拿来，您先听我们说。”

醉醺醺的手抓过杯子，以惊人的速度准确地把水倒进了嘴里，为的是不让牙齿触碰到玻璃杯。

“说吧，耶拉金，说吧。”

“建设工程设计”公司保卫处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耶拉金环顾了一下房间，显然是在拖延。

“怎么？”季尔·谢尔盖耶维奇·莫兹加列夫——上述公司拥有人的弟弟——不满地问道。他盘腿坐着，被子盖在头上，留着知识分子常有的山羊胡，胡子下端可怜地朝前翘着，被褥“穹顶”下的那双眼睛痛苦地闪闪发亮。

“最好在这里别多说。”^①第三个穿风衣的人、“建设工程设计”公司财务经理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克钦说道。“我说得对吗，罗曼？”

雷巴克，耶拉金的第一副手，咧嘴笑了一下，点点头说：“尊敬的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您乌克兰语说得非常标准。”对财务经理问题中的其他含意，他不觉得有必要回应，也不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暗示当回事：即如果他，雷巴克是个乌克兰人，那一定也是个叛徒。

事情是这样的：由四人组成的莫斯科企业家小组昨天飞来基辅，这里，几天前，“建设工程设计”公司的真正主人阿斯科尔德·谢尔盖耶维奇·莫兹加列夫在当局大楼的走廊里失踪了。他是来与几位基辅官员和大款签署已谈妥的合约的，结果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可以确认他在第聂伯河畔的这座都城里的活动轨迹是从机场到一栋行政楼的大门

① 原文是乌克兰语。——译注

口。至于在楼里发生了什么，目前还是个谜。能够确定的是，犯罪集团好像与此事无关。也就是说，起作用的是权力集团。前者的活动比后者的工作透明得多。谁？警察？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正是为了弄清这点，这些莫斯科人才飞来基辅。季尔·谢尔盖耶维奇与兄长公司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坚持要参与调查：以阿斯科尔德最亲近的人、唯一一位嫡亲的身份，或许，一旦真有什么事——希望不要发生——他还是主要的继承人。然而，他的所谓参与不过是狂喝白兰地，在客房内大声抗议，反对乌克兰。

其余三人立刻奔赴政府各机关部门，希望能找到失联领导的踪迹，弄清他能回归正常生活的条件。克钦也好，耶拉金也好，雷巴克也好，甚至整个董事会都毫不怀疑，乌克兰当局的行动具有纯粹的商业性质。大家都记得，协商和签署初步协议的过程很轻松，很顺利。但经验提示人们，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没有误会、摩擦和磕磕碰碰。不会把液化气冷凝厂的建设项目给某家外国公司，尤其是俄罗斯公司，仅仅是因为这家公司赢得了正式招标。克钦在收拾东西准备前往一家私人诊所治疗疝气时，就指示助手布尔达（他随领导一同前往）：你应该事先就下水探摸，不要等到触礁了才行动。总而言之，大家都明白，某种变故可能会在最后一分钟发生，为了非正式的进贡，还会不得已敲开储蓄罐，但像现在这样……这也太无耻了。巨额资金总是与位高权重捆绑在一起，但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这甚至已经不是勒索。或者国家本身就是勒索者？

“这是名单，”耶拉金边说边把一张纸递给季尔·谢尔盖耶维奇，“已经谈过的所有人都在这里，还有谈话的概要。”

“不，不，”他任性地，说，“我没法看。眼睛……”

耶拉金执着地摇着头。

“不要说出声来。我们也不明白，这里谁有问题，不希望把无关的人牵扯进我们的事情里来。”

钱付给一家要比付给三四家好，克钦这样想，而雷巴克怎么想，则不得而知。他好像尽量躲在暗处。领导此次旅行的安保，属于他直接负责的范围。但他把一切都转交给了手下人，而他们又把一切都搞砸了，于是现在情况看上去令人生疑。

“开窗。”“继承人”哭唧唧地说。

雷巴克，作为级别最低的一个，立刻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光线没好多少。窗外是一片浓雾，仿佛可以用勺舀起来。

季尔·谢尔盖耶维奇眯起眼，皱着眉，拨弄着花斑胡子，但他还是看了一下那张纸上写的东西。

“这什么意思？”他看完后不满地问道，并立刻开始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

“所有的人都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没有错！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错！人人都在洗手，就表明，每个人的手都……”还没说完，“继承人”就用一个久利恰太伊^①式的动作把被子甩到了后头，他跳下床，迈两条苍白细瘦的腿，跑到窗边。边跑边扣紧内裤，接着用细长的手指朝窗外大雾的方向神经质地指指戳戳。

“在你们四处拜访、叩首陈情的时候，谢谢你们，我最终什么都明白了。乌克兰，这是个匪徒国家！匪徒和叛徒！确切地说，这个国家总的来说还没有。我……”他一下回到床边，把手伸到靠板后，掏出一个椭

① 1970年苏联电影《沙漠白日》中阿卜杜拉最年轻的妻子。——译注

圆形的小瓶。“知道这是什么？”

三个客人同时耸了耸肩，当然，幅度不同。

“喷涂罐，小孩们涂鸦用的颜料。我两小时前下去了一趟。那时我就全明白了。全都明白了！我想在那个傻女人的基座上……”他又朝窗户方向一指，突然，就像预定好的一样，窗外浓雾峡谷的尽头隐约出现了手捧某样镀金物件的自由女神雕像^①。

“……在这个傻女人下面的石头上我想用颜料写出真相。你们知道真相是什么吗？什么真相现在又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乌克兰是个杂种！我有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大概有这么长时间，在大雾里跑，没有找到，你们想想看，没有找到立在柱子顶上的傻女人。从窗口望去，看得见她，但实际上却没有。乌克兰的独立——也是没有的！只有独立的外观。一切都在雾里。阿斯科尔德现在也会淹没在乌克兰的大雾里。”

耶拉金、克钦和雷巴克耐心地等待着醉酒的脑袋以某种方式把他们报告的想法整合到一起。季尔·谢尔盖耶维奇知道他们等着他这么做，他深吸了一口气，如同补充了一口智力营养，然后皱起眉头，朝他们看了一眼。

“明白吗？”

谁也没有回答。

“很简单。我们现在为我哥哥而战，不是反对当地腐败的内务部，或者在他们那儿这叫什么来着，不是反对他们瞎了眼的检察机关，不是

^① 指位于基辅中心广场——独立广场的独立纪念碑，建于2001年，以纪念乌克兰独立十周年。纪念碑呈柱状，顶端是身穿民族服装的乌克兰保护女神，手拿镀金的英莲树叶，基座上的装饰也是英莲树叶。——译注